

# 茸茸碧草渐成茵

——山西见义勇为为模范薛惠茸访问记

■王秀梅

和薛惠茸见面的时间,约在上午十点。薛惠茸和丈夫在永济市区经营着一家早晚餐店,她说,店里太忙,忙过用餐的高峰时段,她就可以抽开身了。

采访之前,从网上看过几条薛惠茸的视频,然而,当薛惠茸真的站在面前时,我还是感到有些意外:瘦小的个子,上身着一件半新半旧的中长棉衣,鼻梁上架一副厚厚的近视眼镜,镜片后的一双眼睛不大,眼底盛着几许浅浅的笑。如果对那笑容的成分进行化验分析,我感觉分两是纯朴,三分是真诚,五分是和善。

见到薛惠茸的第一眼,我实在无法把眼前这个外表弱小、笑容和善的女子,和那个毫不犹豫张开双臂、以弱小身躯拦截飞车窃贼的英雄联系起来,在二者之间画上等号。

在我看来,两者之间的反差,真的太大了。

我很奇怪:这瘦小的身躯里,何以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勇气?她的这些勇气,又缘何而来?当时薛惠茸多处受伤,特别是左腿伤势更重,膝盖处八根韧带断了六根。医生曾预言她伤腿手术难度大,康复周期长难度更大。眼前的她动作利索,从外表看与正常人相比已俨然无异,小日子过得忙忙碌碌也热气腾腾。

从那个不寻常的午后到现在,在平民英雄薛惠茸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她又走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坐在她家的客厅里,伴随一杯香茗袅袅升腾的热气,我和薛惠茸聊起来。

## 二

时光回到2019年1月17日,农历腊月十二。

农历新春将至,渐浓的年味,在永济这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著名山水小城的上空,越来越浓地酝酿。这天上午,生性勤快的薛惠茸,忙碌了大半天,给家里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忙碌完毕,她和女儿打了声招呼,就出了家门。她和隔壁嫂子高艳艳约好了,下午去美发店做头发,换个新发型——哪个女人不爱美呢,忙了一年,也该犒劳犒劳自己了。

薛惠茸居住的府西苑小区,位于永济市府西街中段北侧。两扇雕花铁门,是车辆和居民进出小区的唯一通道,白天大门是敞开的。从大门进去,是一条贯穿小区南北的甬道,甬道不长,也就二三百米。挨着甬道东面,是整齐排列的四栋居民单元楼,从南往北楼号依次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小区开发较早,是那种单元楼与自建小院的混合格局。薛惠茸和高艳艳居住的小院小院,位于小区的最里面,与四号楼相邻。都是在一起居住多年的老邻居了,小区的人普遍熟络。

下午四点,正是上班时间,小区里来往的人很少。

绕过四号楼四单元楼门口,两人说笑着走到小区的那条南北甬路上,遇到了散步回来的王建民夫妇。四人停下脚步,聊了几句家常。

他们不会想到,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刚从监狱释放不久、流窜作案的惯偷,此刻正在这栋楼四层王建民的家中作案。窃贼采取的方式是一人在楼梯口放风,一人潜入房中行窃。作案的摩托车,就停放在不远处的前空地上。

与王建民夫妇分开后,薛惠茸与高艳艳继续往前走。其间路遇一位小区邻居,三人又在路边聊了几句。

走到三号楼与二号楼之间时,两人忽然听到身后有人高喊:“抓小偷,抓小偷!关大门,关大门!”

两人回头一看,只见两名三十多岁的男子,骑着一辆摩托车,仓皇地朝着大门方向飞驰而来。王建民和老伴跟在摩托车后面,边追边喊。

原来,王建民上到四楼,发现家门大开,立即意识到家里进贼了。正在作案的窃贼见势不妙,慌忙夺路而逃,逃至楼下,跳上望风接应的同伙已经发动的摩托车,急欲逃离现场。站在路旁的王建民老伴,伸出胳膊去拽窃贼的衣袖,却被窃贼用力挣脱,摩托车只是摇晃了一下,随后加速向前驶去。

在小区上空突然响起的疾声呼喊,让薛、高二人瞬间反应过来:有情况!

高艳艳立即向二十米外的大门跑去。薛惠茸回转身来,面朝呼叫声传来的方向。

窃贼驾驶的摩托车,此时正飞快地向大门驶来。

薛惠茸向前两步,站在了路的中央,张开双臂。

“抓小偷,抓小偷!”后面的人继续边追边喊。

“谁敢拦,我就撞死谁!”窃贼气焰十分嚣张,威吓道。

面对越来越近的摩托车,薛惠茸抬首凝目,毫不退缩。

慌不择路、人性泯灭的两名窃贼,在摩托车的吼声中,对着薛惠茸,径直撞了上去。

摩托车和两名窃贼倒在了地上。

薛惠茸被飞车撞出几米开外,身体撞在路边停靠的私家车车门上,又被巨大的反弹力量摔向地面。她几度挣扎欲起,腿却不听使唤,只得挺起上身,用手指向窃贼,朝对面赶来的人喊:“快抓贼哇!”

一名窃贼腿被倒地的摩托车压在轮下,动弹不得,随即被追赶上来的王建民等人擒获。

驾驶摩托车的窃贼,十分狡猾,趁人不注意,从两扇铁门的空隙溜了出去,很快不见了踪影。说起此事,高艳艳至今还有些

大。太古屯是一个只有六百来人的小山村,尧天舜日,流风余韵,此地民风敦厚淳朴。

薛惠茸一岁多时,生母病逝,父亲把她送给同村的薛家夫妇抚养。薛家夫妇已经有了三个男孩,很稀罕这位养女,三个哥哥也处处让着她,特别是大哥,对这个小妹妹更是百依百顺。养父养母除了种地,还做些小生意,家里光景不错,是村里第二家抱回大电视机的入家。养父是个热心人,他的古道热肠在村民中有口皆碑。耳濡目染中,薛惠茸养成了热情开朗、乐于助人的性格。

初中毕业后,薛惠茸在馍铺打工,认识了脚头镇小伙杜双锁。两个脾性相投的年轻人,牵手步入婚姻殿堂,生下一儿一女。婆家经济条件差,两个年轻人身上背负着一笔上万元的债务,走上了打拼创业之路,蒸馍馍、开饭店、打零工……勤劳的小两口,依靠辛勤的双手还清了债务,并于2003年在永济市区置业安家,就是如今他们在府西苑的小院。

## 五

薛惠茸说,手术后的两年,对她来说是人生中最难熬的两年。

在手术台上躺了六个多小时,又在医院住了十来天,薛惠茸于春节前回到家中休养,四十天后石膏拆除,接下来就是漫长而艰苦的康复过程。

伤口钻心疼痛、奇痒难耐,她咬牙坚持。石膏拆除后左腿肌肉萎缩,连基本的站立都无法做到,她强忍疼痛开始康复训练,重新学习习逐步开始,在丈夫和孩子的鼓励下,一点点慢慢恢复左膝功能。

“康复训练那阵子,我骑着自行车在伍姓湖边一骑就是几小时,现在已基本正常了。我啥都不求,只要能让我走路、能做活就成。”薛惠茸笑了,脸上的表情很知足。

目前,薛惠茸左膝已经可以九十度弯曲,虽说不及右膝那么灵便,但基本不影响正常活动。

在家养病那两年,薛惠茸家的大门经常是开着的,邻居们顺脚就拐进屋来,聊一聊,坐一坐,陪她解闷儿。

采访过程中,薛惠茸更多是在说别人的好:养父养母和哥哥好,养育了她,疼她照顾她;丈夫好,为这个家吃苦打拚,现在除了小吃店,还打着一份零工;隔壁的嫂子好,受伤住院后替她垫付了部分医药费;小区的邻居好,为她捐款治病,那名原来在中医医院上班的邻居,每天下班后为她进行康复治疗,治疗三个月没要一分钱;运城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精心照顾她的病情,手术很成功,让她重新拥有了正常的生活;永济市干部职工捐款,凑足了她的治疗费,授予她“改革创新、奋发有为”先进典型称号;运城市委推荐她参评“山西见义勇为模范”,给予她最大的精神鼓励和认可;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山西省见义勇为协会的领导,来到家中看望慰问,赞扬她的事迹是全社会召唤的正能量……

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法则”:世界是自我的心理镜像。我们眼中的他人,都是我们自己,他人不过是自我的一个投影,或者说,你是什么样的,世界在你眼里就是什么样的。

我眼前的好人薛惠茸,用她的一句“可好了”,再次验证了这一法则。

## 六

说起夫妻二人的早晚餐店,薛惠茸告诉我:“两年前,腿好得差不多了,我寻思孩子上学、结婚都要花钱,自己不能老在家坐着呀,就和爱人商量弄个早晚餐摊点。开头就是一个棚子,可简陋了!一年前那片街区改造,才有了一家店面。”

每天早上四点半,室外还是一片漆黑浓重的夜色,薛惠茸已经穿衣起床。简单洗漱之后,她骑着电动车出了家门,赶往两条街之外的早餐店。这家名作“味一绝”的小笼包店,是她和丈夫维持一家生计的主要来源。通常情况下,她会一直忙碌到下午两点,回家稍事休息,下午四点又回到店里,一直忙到晚上九点才能歇下来。

“一天天地忙,时间过得可快了。”薛惠茸笑着说,朴实憨厚的笑容里透着踏实和满足。

采访过程中,邻居高艳艳正好抱着孙女来串门,于是也加入了谈话。在高艳艳讲述的过程中,两岁的小孙女忽闪着一双乌黑的眼睛,静静听着。

小女孩还小,她还不懂奶奶讲的话。等将来有一天长大了,她会懂得的。我问高艳艳:“以后遇到这种事,还会做吗?”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薛惠茸。

当然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就是这样一个有善亦有恶的存在,这并不以我们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为转移。

正如山谷反衬了高山的巍峨,那些凶残与邪恶,愈加彰显出善良与正义的可贵。

“我和惠茸都是这种性格,只要是正义的事,我俩都会做。”快人快语的高艳艳回答,没有片刻犹豫。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国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的“仁”“义”二字,作为人们内心的准则与行为的准则,就像植物的种子,承载着自然造化生生不息的义理,也承载着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义理,在九州大地上浸润日久,深入人心。

采访结束告别薛惠茸,走在初冬的阳光下,我突然注意到街心花园里那丛小草,在初冬的北风中依然绿意葱茏。

小草们那么纤细,又那么坚韧,随风拂动,草茸茸绿意,令人心神为之一爽。

寒冬将至,但又何妨呢?

严冬是春天的序章。

待春风拂遍山野,那向阳而生、纤弱无比的小草们,会延展发出无限的茵茵绿意,绿遍天涯,绿遍海角……



## 灯下漫笔

# 大雪

■李文晓

西北风吼了一天,天擦黑才歇了。早上母亲一拉开门先叫了一声:“哦哟,老天爷夜里行下好事哩。”听到母亲的惊呼,我一骨碌爬起来扑向窗台,透过那块不大也不规整的玻璃往外看:“哇,好大的雪!”满玻璃窗装不下外面尽是的白,厚厚的雪盖在猪圈鸡窝柴禾堆上,院子也铺满了。待我穿好衣服出来,母亲拿着扫帚左一下右一下,一条锯齿般的小路,从院里连住了村巷。不大会儿,巷里传来左邻右舍的扫帚声,是那种比以往扫落叶更轻软的声音,间或还有铁锨铲雪的“嚓嚓”声。这些声音由各家各户响起,然后移到了村巷。他们汇合在巷子中间,站在各自或是土门楼,或是木栅栏,或是土墙洞的门前,扫着,铲着,你一句,我一句,大声说着话。静静的冬日清晨,声音格外响亮:“昨日刮了一天”“夜里黑下了一夜”“好雪,好雪”“今冬麦盖三床被,来年抱着白馍睡”……

阴沉的天空似乎意犹未尽,零零星星还在飘着雪花。人们完成了雪路连通任务,各回各家,该是做早饭的时候了。风匣的“咚嗒”声窜出灶炊烟,从雪皑皑的农家院升起。

冬闲的村庄,大雪铺天盖地,农家生活显得闲散而缓慢。饭时过了,女人洗了锅碗盆,泔水喂了猪,打开鸡窝撒一把秕谷碎玉米,一应收拾停当,开始纺线缠腿纳底钻帮。男人则走出家门,找几个对劲的老伙计闲坐。大集体的饲养场是最常聚的地方。父亲喂牛在一孔土窑洞里,进门土炕连锅灶,一口大锅上面坐。窑后一根横杆

连着十几头牛并排插着缰绳吃草,不时有“啪嗒”闷响、“哗哗”脆响的排泄声。土炕上、锅灶前、门口的地脚都成了来人围坐的地方,因为那里摆了板凳、砖头、木墩这些东西。

父亲忙着烧火煮麻糍,天冷饮牛必须用热水。柴烟从锅灶里喷出,钻到窑后头,再涌到窑前面,在人的头顶缓缓移动,到了门口,一部分从高窗钻出去,更多的拥挤着越过门脑,一到外边全都忽的快速上升,散化在了阴沉的天空里。这烟雾缭绕的牛窑,大雪天聚来了几个人。最先来的是会讲“三国”的老高,光头,低个,瘦身,穿着老棉袄,两手筒在袖口里。他进门往炕沿上一坐,摇晃着上半身,两条腿在炕沿下交叠随着上身轻轻抖动,样子很自在。这时的他微闭着眼睛,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咳嗽。坐在对面板凳上的是我唤他“二爸”的老头,他头戴一顶火车头棉帽,宽长大脸,帽耳开张随着头部动作一闪一闪,披了件羊皮大袄。他那烟袋锅在小布袋里挖呀挖,挖了一锅烟出来,大拇指摁了摁,火镰石撒了几撒,火星燃着了棉絮,按在烟锅上,对着烟嘴猛吸了几口,烟锅和他那一圈胡茬的嘴里便冒出团团白色的烟气来,随即又猛地咳嗽了几声。这几个都是平常肯来的老伙计,每次先由二爸讲开场语,相当于如今的“主持人”。他止住了咳嗽说道:“上回你说《水滸》林冲神庙那一段就是个大雪天,今个下雪哩,再说个啥?”老高回说:“那是逼林冲上梁山么,写书人专门弄了个下雪天。不是那大

雪天的一场大火,林冲能上梁山入伙吗?”

老高清了清嗓子道:“也有心甘情愿冒雪求贤的。《三国》刘备就是。有人说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还有说‘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其实,人家是正根的皇族,人称刘皇叔。这人不得江山都不行,那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不下那大雪嘛!”

接着老高开讲:“话说汉室衰微,天下大乱,似‘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厚’;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又恰如‘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当此离乱之世,也只有请到隐逸中的高人辅佐方能有一席之地。这便有刘玄德三顾草庐拜访孔明的故事,第二次去的时候大雪纷飞,他们兄弟三人冒雪前往……”我趴在炕墙上写作业,本想听老高讲打仗的,他这一通摇头晃脑念经般的吟诵诗文让我听得有些厌倦,正好同学小锁叫我去玩,我俩便跑出门上了崖场碾麦的大场。

我们在雪地里跑来跑去,一步踏下去就没了脚脖,雪窝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大场边的树木白了,只留下树身和枝干连着的黑影。看场房脊戴上了尖尖的白帽子,从电杆引入房间的电线也被雪加粗了。隔路的田地里,厚厚的雪为大地铺了一层棉被,麦苗、畦棱、田间小路全都遮盖住了,眼前变成银装的世界。

那个冬天下大雪的年代里,父亲牛窑中讲故事的和听故事的那些人,全都远去了,只留下我们这些那时听不懂故事的孩童,如今也成了他们当年的模样。

## 鹤雀楼

素雪 (水彩画)  
杨孟冬 作

## 初冬的雪

■张汉东

初冬的雪  
洋洋洒洒地在旷野飞舞更显风之猎  
雪白了远处起伏的绵绵山峦哟  
让欢唱的小河儿也镶上了晶莹的钻戒

初冬的雪  
漫天飞舞地一刻也不想停歇  
枯萎的林木已魔幻成傲天的根根玉柱呀  
葱绿的麦田让银色的被子盖了厚厚一层  
只有雪舞的崖畔上似乎还悬挂着裹银的灯盏  
与卸妆的苹果树在将农房的话儿悄声地喃喃  
那裹银的雪灯盏就是秋日里晶亮的红柿子哟  
虽孤零零几颗却想为乡亲们照亮初冬的雪夜  
此刻,畏寒的大雁儿已去了暖身的南方  
独留下站立在银枝头仍声声咏唱的花喜鹊  
黄昏时段的袅袅炊烟已被银色的雪雾吞没  
温暖的农家屋里映出的炉火光明明灭灭  
缺牙的人将细长的旱烟杆噙在嘴唇上嘶咧着  
额头紫色的五线谱里竟跃动着蜜润的美音节  
这会儿庄稼人胸膛酝酿的和脑门阴谋的一个样呀  
多渴望初冬的雪片能像巴掌般下得大些,更大些

初冬的雪  
实难与匆匆而过的立冬时令相惜别  
你瞧,献舞的银蝶在灰空正绣着来年的丰硕  
晶莹的雪花朵却将鸟野绽放成银色的世界  
纷纷而落的银蝶正预示着舒心的丰年哟  
朵朵飘飞的雪花最能滋润咱庄稼人的蜜日月

## 回乡

■李竹青

回乡  
曾是我心心念念的渴望  
曾是我望眼欲穿的念想  
因为  
那里有我最深最爱的  
老父亲  
有我最深最沉的牵挂

回乡  
如今却是  
不愿再提起的话题  
是折叠在心底深处  
不愿示人的忧伤  
因为  
那里再也无人  
守在门前等我回家  
再也无人为我  
亮盏守候的灯

走在回乡的路上  
萧瑟的风  
撩拨着  
忧伤的弦韵  
泛黄的叶子上  
记录着点点滴滴的  
陈年往事  
老墙上的青苔

那夜  
开始入眠  
我睁着眼睛看着往事  
一缕苦涩  
漫过眼角唇边  
于是一  
我饱蘸秋墨  
在冬的门楣  
写下这一行行  
结痂的文字  
希望它在某一天  
能够穿越山河的无言  
在一朵采光阴中站起

那时  
你或许就能读懂  
这就是亲情